



青莲文学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我站稳喽，把拳给我练好喽，别的腌臢事，少去琢磨。功夫在身，凭本事吃饭，你自个儿就是个码头，大码头。

把桩站稳，把拳练好，听着容易，做起来可忒难了。这不，徒弟张豫书，有个招式老是差口气儿，尚云祥犯了急，伸两根指头扒拉他一下，说，你这后生，悟性明明不赖，今儿个咋就这么笨呢？

这下可好，一眨巴眼儿，张豫书没影了，找半天，原来是蹲沓晃里抹眼泪去了。那年，他还不满十六周岁。

这个哭鼻子的张豫书，学成之后，可有了大出息，他在冯玉祥部队里，当上了武术教官！每当有人提及此爱徒，尚云祥嘴上不言语，那张宽脸膛，却一点点泛出光来。

张豫书离开部队后，赴唐山开武馆，没想到，却因没拜人家的码头，摊上了事儿。唐山本地的武把头们，约他于某时某处公开比武，欲以车轮战术，令他出丑。

拜码头

阿英

这事很快传到尚云祥耳中。他一撂筷子说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尚云祥疾行至河边，没遇上赶趟儿的客轮，干脆搭了艘运煤船，前往唐山。

尚云祥赶到时，场子刚布置上。当地诸武家亮出家伙，满面杀气。被围在中间的，正是敢怒不敢言的张豫书。

尚云祥没吭气儿，拎起一把椅子，缓步走到张豫书旁边，往地上一蹴。声音不算大，可行内人都听得出来，内力够厚。坐定后，他朝四周拱拱手，问哪位先来比划？

高手们知道深浅，尚云祥曾在津门摆擂百天，未有失手。他们左右推诿，无人下场。这要是当众栽了跟头，往后还咋在道上混？一时间，静得只剩呼吸声。张豫书就这么站稳了脚跟。

尚云祥一生辗转多地：在京城向少林名家讨艺、到保定府坐镇万通镖局、去定兴县收徒教拳、赴天津卫创办中华武士会……无论到哪儿，他从未“拜”过谁。真正令他介怀的，是人圈之后，易遭遇“土政策”与“潜规则”，最终难免沆瀣一气，有违习武修德的本心。

可若说尚云祥这辈子没拜过任何码头，也不尽然。他拜过哪个？29军军长，宋哲元，而且还是张豫书牵的线。

彼时，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，直逼关内。偏安于晋南的宋哲元请缨抗日。尚云祥听说后，当即赶赴宋的地盘“拜码头”。经过一番长谈，他成为宋

哲元麾下的“总教头”。

比起日军，29军的重武器装备差远了。在尚云祥的建议下，宋哲元为战士们配上了大刀。那刀煞是威猛，一巴掌宽，一指头厚，一臂多长，背在背上，刀尖朝下，刀把朝上，齐刷刷，亮闪闪。

尚云祥说，接下来，看我的。他将形意拳术融入刀法，开发出“形意五行刀”。官兵们砍、拨、扫、撩、刺，刀锋凛冽；劈、钻、崩、炮、横，喊声震天。

不久，喜峰口战役爆发。29军与日方铃木旅团激战，双方枪弹耗光，展开肉搏。众将士杀红了眼，大刀砍至卷刃，“形意五行刀”凌厉多变。那一役，亡敌逾千人。

日军吓破胆，与29军再次对阵时，竟统一戴上了“铁围脖”，远望如一群笨龟。尚云祥早想妥了应对之法。敌人脖子被箍，行动不灵便。战士们眼快手捷，闪转腾挪，最终使日军伤亡更重。

一日，几个日本人来到张豫书寓所，状极谦卑。随行翻译说，皇军此次屈尊来拜码头，刀法如何破解，劳烦大师赐教一二。张豫书瞅了瞅鬼子的短颈，似乎还残留着“铁围脖”的印子，不禁哈哈大笑。后来，张豫书被“请”到日军驻地。关于他的去向，有两种说法，一是被带回日本，生死不明；二是他教习功法时故意颠倒，导致鬼子震骨伤筋。

据说，有人在抗战胜利后，目睹了张豫书与尚云祥的重逢。师徒二人豪饮，击案而歌，碧空正有风筝掠过。



秋风无限情

贺有德

袅袅兮秋风，习习兮清凉。

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？”秋风会引得多少人感慨！我本无意惹秋风，奈何秋风乱我心。“诗圣”以诗问“诗仙”，可谓意味悠长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在古诗文王国，悲秋篇可谓多矣！“悲哉！秋之为气也！”宋玉的悲秋吟破空而来，引发悲秋浪潮；杜甫一生漂泊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；柳永自是多情，“那堪冷落清秋节”；东坡居士大彻大悟，秋风里也“梦断魂销”；马致远的《秋思》小令，悲秋达到极致……悲秋皆随秋风起，自边关至国都，秋风过处，离愁四起。秋风吹边关，君子意如何？秋风吹动边关情：“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”“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纵然万丈豪情，难敌秋风动离情！秋风吹国都，君子意如何？张籍屡试不第，却因《秋思》久负盛名：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“临发又开封”，一处细节，万千乡思！这千年万年的乡思，“无计可消除”，恐怕“双溪舴舺舟”也“载不动”这“许多愁”……

不能不想起汉武帝的《秋风辞》。汉武帝是明君，也是诗人，一曲《秋风辞》，情致婉转，因自然之秋而人生之秋，不胜感慨：亲率群臣去河东汾阳祭祀后土，既“泛楼船”，又“横中流”，且有“箫鼓鸣”，君臣开怀畅饮，何等快活！却因一场秋风，乐极生悲——“欢乐极兮哀情多”。

悲秋之下，有颂秋者。清代诗人赵翼，晚年曾作《野步》诗，“倚杖郊原作近游”时，在秋风里遇见枫树林尽染火红，忍不住埋怨：“最是秋风管闲事，红他枫叶白人头。”扶杖出游，秋风吹动满头白发，依然心动，却不是理所当然的悲伤，而是浮世清欢，这境界便高了。“诗豪”刘禹锡境界更高，一曲《秋词》，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；《始闻秋风》更视秋风如故人：“昔看黄菊与君别，今听玄蝉我却回。”一声“君”，故人情深无敌矣！虽然人已衰老，却是豪情不减：“为君扶病上高台”，只为所爱的秋风……

悲秋或颂秋，秋风无限情！从秋风吹过的诗

词里走出来，漫步风光带，沐浴着秋风清凉，倒是别有韵味。

千百年来，悲秋似乎是人之常情。雄强如汉武帝，君臣畅饮，也难免乐极生悲，一曲《秋风辞》，感慨系之矣！殊不知：秋日之静美，正是尘世之大美。繁华之时，有狂欢，繁华之后，有清欢……

秋天是美的，一种中庸之美，没有夏天的炎炎烈日，也没有冬天的皑皑白雪。秋风也是，没有夏天风中那般火烧火燎，也没有冬天风中那般天寒地冻。秋风温润如玉，清凉如水，是夏与冬的分水岭，不热不冷，不疾不徐，其实挺好。

听秋风里飘荡的秋之声：鸟鸣和虫鸣，还有稀疏的人声，在秋风里浮动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，明月清风，鸟鸣深处；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”，此刻，路边、草丛，虫鸣唧唧，起伏有致；夜行人三三两两，曲径之上，林木之下，闻其声却不见其人……只为秋月、秋风、秋夜不可辜负。尘世万象，此时此地，神秘化身为另一种境界。

看秋夜里清丽的秋之色：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，沿河散步，清风徐来，恍若穿越时空。头顶皓月千里，夜空旷远深邃，一个神秘又神奇的新世界。身边的花草树木，大白天如此熟悉，月色之下明朗却又朦胧，如诗，如画。脚下清辉遍地，秋水般清澈，似乎在缓缓流淌。大地秋声，在秋风里、月色里飘出，像轻音乐，又如云雾般缥缈……

此刻的“健康步道”似乎陌生起来，一身轻松，遍体清凉，仿佛冯虚御风，遗世独立，不知来路，也不辨去向，任凭秋风引路，自在前行。

秋风吹动着时令滑向深处。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，一叶知秋，见落叶其实也是美好，“其叶沃若”至“其黄而陨”，完美的生命轨迹，绚丽之极，归于平淡。见过风光带的白杨、杨柳的落叶，也见过银杏、黄槐的落叶，深褐或者金黄，不同的色彩，一样的生命。

秋风清凉，披着秋风，行走在沿河风光带，如行走在余生旅途上，浮华尽去，云淡风轻……



辞青(外一首)

杨慧

秋风还不够冷冽
草木还未及枯黄
昨夜，念力已凋于你唇齿之间

我和自然万物都泯然于流：
“青葱已是苍茫事
何必回首徒枉然”
以一座山的高度，致意难平
再以一川溪的擎敛，修心如水

褪去所有的伪饰
在万木萧落之前
在最后一粒鸟鸣熄灭之前
在我说出那个决绝的词语之前
我们披荆斩棘，辞别繁芜的盛夏

大雪叠加的北方

总是长冬，总是大雪漫天
您扫不尽的。我透过暖炕上的窗
那时我不懂痛恨，白色却已暗喻永夜

短夏的青蔬物稀为贵
秋风撩起白山的落叶
然后就是雪了
您围上唯一的红围巾
我记忆中唯一的红

母亲，您是否已回到原乡
我依然在跪别的松岗
在您曾孑然伫立，大雪叠加的北方

风生生地掠着
余生的每一片雪
都将落进，我的鬓霜